



不一样的四道寨门

□郭凤英

走过很多地方，见过各种各样的“门”，对于一些古堡、古寨旅游景区的门，也不陌生，然而荣昌境内铜鼓山天全寨旧址的四道寨门，还是别有一种韵味。

铜鼓山在周围群山包围中，可谓异峰突起，六百亩范围内，唯有从歌凉坪上山，才算平坦一点。歌凉坪原名血凉坪，宋代时平暴的杨明将军战死于此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铜鼓山剿匪战役中的解放军连长刘骥也在此牺牲。小小歌凉坪，便谱写了相隔八百多年的两部英雄壮歌，其热血在此渐渐冷却，渗入这片土地，倒也十分形象。歌凉坪三字既有血凉坪谐音之因，也有上山前在此“歌凉、歇脚”之意，因从镇上到铜鼓山，有六公里路程，若是走路来此，上山前歇一歇，自会更有体力上山。

但凡古堡古寨，都有其历史渊源。铜鼓山地势险要，因其特殊地貌，得入唐肃宗乾元年间(758—760)出生的宰相李吉甫编撰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一书，此书成于唐宪宗元和年间(806—820)。铜鼓山的四道寨门，分别为东安门、南治门、西吉门、北清门。四道寨门的形成，源于清嘉庆五年(1800)，某豪绅为躲避川东白莲教而上山修筑寨墙，护佑家人及财物，名为“天全寨”，有“上天保全”之意。

三百多年岁月的侵蚀，四道寨门的东安门、北清门已不复存在。东安门外有仙人洞，仙人踪迹虽已远去，在茫茫林木间，倒也能想象仙人聚会的情景：他们或坐或站，谈论天地造化之神奇；或唱或咏，盛赞铜鼓山之美景；或闹或嬉，流连于山巅，不肯离去。不过，北清门在那场剿匪战役中留下的硝烟，似乎还在山峦间

袅绕。其时，解放军的侦察兵从回龙寺山崖下潜入，藏身于山中，伺机打开了北清门，因解放军大部队进入，消灭了盘踞山上的土匪。因此，原先身处两道山脊之间的北清门虽已不见，行走其间，耳畔仍然似听到解放军战士冲锋的喊杀声，看到土匪丢盔弃甲、仓皇逃窜的狼狽相。

南治门在歌凉坪上段，外临悬崖峭壁，横梁是一块近两吨重的巨石，不知何时，巨石断为两截，从中乍然分离，上部又因厚厚的土层而起拉伸作用，因此断而未断。不过，断裂处为尖而长的三角形，呈现出一种无比惊险之象。

西吉门应是铜鼓山天全寨保存最为完好的寨门。门框全是条石砌成，两边有诸多插孔，那是当年厚重的木门门插入石壁留下的孔。门外刻有一副对联：“盛境雄疆锁钥地，危岩峻岭金汤门”。此联经风雨侵蚀，好几个字已非常模糊。门外山壁峭立，攀缘无方，大有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之势。天全寨主人据此阻挡白莲教侵入，当初土匪也据此阻挡了解放军。不过，白

天全寨西吉门

俯瞰铜鼓山

莲教未能攻入，解放军转道北清门，终究将山上土匪一网打尽。

天全寨的寨墙，自是有其恢宏历史的。依山势而修建的寨墙，以条石为主，某些条石不能铺就的地方，改用十厘米左右的石块嵌入，逐渐依托起绵延而环绕的寨墙。于那险要处至今仍不免惊叹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力量。修建一座寨墙虽然不能与修建万里长城相提并论，但在那全靠人力运送石料上山的时代，不能不对当事人心生敬佩。

铜鼓山的四道寨门，历经的仅仅是三百多年吗？残存的寨墙上那些几百年此消彼长的青苔，那些高高悬挂的能开出串串深紫色花朵的藤蔓，那些壁上壁下不知名的灌木，见证了寨墙的诞生、繁荣、衰败、残损，却也留下了许多记忆。在墙缝里，在落叶飘飞处，在岁月更替中，与寨墙的历史风云细诉衷肠。寨墙诞生前，铜鼓山的险峻、雄奇、古朴，既无声于山野，也喧嚣在外，当上千年的农人背着农产品下山赶集的时候，铜鼓山便度过了一个个寂寞的日子，也撑起了一个个热闹的岁月。

有时候想，寨门以“东南西北”方位入名很平凡，但以“安治吉清”四字入门，却颇耐人寻味。安——当年的豪绅为寻求

安宁而修建天全寨，自是令人无可厚非；治——是否有豪绅希望在这方小天地里“治理”出一个太平天下呢？吉——希望万事大吉，祝愿家人吉祥如意，这都好理解；清——则有豪绅据险而守铜鼓山，治理这方小天地的清明宏愿吧。

是啊，谁不想留下好名声给子孙后代呢？这“清”，应该也意在向清政府传递一个信息——山上的人，都是“大清朝”的人。作为子民，寻求王朝庇佑，也是顺理成章的愿望，只不过，也只是愿望罢了。

但我想，或许豪绅正是四个兄弟，“安治吉清”正是四兄弟的名字，以名做寨门名，当有四兄弟同心协力守护家人的愿望。若是如此，正应了中国传统的“兄弟同心，其义断金”的俗语，体现了家族文化。那么，当年的天全寨，今日的残破寨门，于沧桑中便有了浓厚的人情味，便不再是残破的铜鼓山文化了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山梁上那棵树

□梁晓雨

每个村庄都有很多树，它们有粗有细，有高有矮；有的弯曲，有的笔挺；有的落叶，有的常青；有的开花结果，有的香气怡人……然而，那万千树木中，能被人记住的往往就一两棵。

树和人一样在大地上生长，只是人可以说话，可以在村庄里走动，长大了还可以离开故乡，回到故乡。树籽从落地而生起，就注定了这一辈子只能把根深埋，在土地上长出苗，长成小树、大树，在枝干上生出子嗣，向上而生，枝枝丫丫，花花果果，春去秋来，交替更换。如果没有意外，它比人的寿命要长得多。

书娃梁梁是故乡的一个小地名，在那里生长着一棵树。树冠有斗篷大，高约三米，一人可以轻松环抱。树下有几个天然的大石头，可供人休息。村庄人丁兴旺时，赶场的人络绎不绝，石头上坐满了人。背东西的、挑东西的，爬上山梁歇口气再回家。

这棵树是小名叫书娃的人栽的风水树。一是兴旺家族，二是树长大后能遮阳蔽日。书娃现已有七十多岁了，当年他栽树时才二十岁，那么树至少也有五十多年了。相比很多千年古树，它似乎不值一提。但它站在故乡的山梁上，那么显眼，就像一个人，一生都站着，站成一朵蘑菇、一把伞，站成故乡的一个地标。它又像在守候，守候村庄里进进出出的人，不管树下的人说不说话，看不看它，它都不声不响，无怨无悔。我的么爷曾语重心长地劝我们要好好学习，以后才有好的出路。他

说，树大好乘凉，人贵走四方。说的就是山梁上那棵树。

山里的孩子，从蹒跚走路起就要练就走远路的本领。赶集下街，上学放学，少则几公里，多则几十公里。那些年月没有车，只有靠一双脚硬走。儿时的我时常跟在母亲身后，走318国道去望月埡的外婆家。往往出去的时候兴高采烈，回来时，总感觉腿像灌了铅，感觉路没有尽头，时常走得哭。只要远远地望见山梁上的那棵树，我就浑身来劲了。那棵树成了很多人回家的坐标，过了那个山梁，转几个弯，家就到了。

我的远房么婶怀着大肚，和么叔回了一趟福寺铺的妈屋，不知是走路多了，还是其他原因，在山梁的树下，小弟哇哇大哭来到了人间。么叔和树见证了小弟出生的全过程。有人急匆匆地跑到么叔家报喜，大婶赶紧和来人拿了旧衣旧裤赶往山梁。后来，小弟有了小名：路娃、树娃。我们喜欢逗他是树妈妈生的，每次他都会哭着跑去问么婶，他是不是山梁上的树生的。么婶又气又好笑，把我们骂一通。

小弟有次在家挨了打，他躲到山梁上的大石头后，靠着石头，望着树上茂盛的枝叶睡着了。么婶么叔发动全院子的人找他，翻遍了院子的旮旮旯旯，小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么叔老来得子，急得眼眶红红的，说话舌头都打不转。那年，我们

村有两个女孩被一个老乡拐到江西，他怕小弟也被人拐走。

夜深人静时，么叔打着麻梗火把，才在山梁上找到蜷缩成一团已经睡着的小弟。小弟没有挨打，么婶问他为啥跑到山梁上去？他边哭边说：“你们不要我了，我去找树妈妈。”说完又伤心地哭了很久。么婶认真地给小弟讲了他来人间的过程，还说小弟比其他孩子幸运，因为他出生时有山梁和树见证。

前几年，高压线要从山梁上过，树有点挡道，工程队和村庄里的老支书协商要砍掉那棵树。小弟已经三十多岁，在北京工作，正好在家休假，听说树要被砍了，当场就急哭了。那一刻，我们才知道，他一直把树当母亲一样放在心中。参加各种考试，心情不好时，他都会到树下待一会，在心中默默地和树说一会话。树终于在乡亲们的齐心协力下得以保留，就像留住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。

我打电话回家，父亲说起他们保护那棵树时仍然很激动。我说：“就是那棵黄葛树吗？”父亲忽然在电话那头大声说道：“小丽，那不是黄葛树，是香樟树。黄葛树的叶子大得多……”我感觉脸上发烫，幸好父亲没在面前。记忆中，我不曾认真看过那棵树。只是想当然地，在心目中给它定义为黄葛树，因为故乡的黄葛树很多。父亲在电话里埋怨我，连一棵儿时常见的

树都记不住。我感到很羞愧。

去年，我回了趟老家，专门为这棵树而去。我从小城坐车到乌龟包下车，从高弹路的起点往前走，走过老场、武江厂，再走一截公路，远远地，我就看见山梁上有一棵树，心中高兴极了，就像儿时走到快要崩溃时，一抬头，树就在山梁上给我打气加油一样。当我从杂草丛生的小路爬上山梁时，一棵枝繁叶茂的树，像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出现在眼前。看来我离开的这些年，树生长得很好。

树叶呈椭圆形，密得不见天光，的确是香樟树，不是黄葛树。树干上长了绿苔，树下曾被我们磨光的石头，也长满了绿苔。一阵风吹来，淡淡的香味带着沧桑，扑面而来。恍然，我感觉香樟树装着村庄的过去，那些伙伴，以及父辈年轻时忙碌的身影。这棵在我脑子里错了几十年的树，终于被纠正过来，我的心里却不是滋味。

父亲怨我，他怕我今天忘记一棵树，明天就会忘记回家的路。他希望我常回家看看，记得村庄，记得山梁上的香樟树……

村庄那棵香樟树不只长在山梁上，它早已长在小弟的心中，长在我的格子里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)